

种下春天的树

□ 战莹

正是经历了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人们才更加期盼春天。所以雪莱的那句“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被引用无数遍之后依然还在被引用。

春天，多么鲜活灵动，多么有弹性有生动的字眼。东风吹响春天的口哨，万物复苏。“复苏”的还有“蜗居”在楼上的父母。他们又可以搬回农村住了，整理房前屋后的园子，准备播种的籽粒，还要种一棵春天的树。

的确，有那么多人喜欢种树：诸葛亮植桑八百，董奉有杏林千棵，陶渊明门前的五棵柳树依依摇曳着历史的光阴……

然而，父母种树，缘于我。

那时的我十一二岁，比男孩子淘气得多。上房檐掏鸟窝，下河套捉泥鳅，草窠里逮蝈蝈，弹溜溜，扇喇叭，滚铁环……我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衣服脏了，破了；脸花了，头发散了；小腿和胳膊肘经常伤痕累累。每每回到家时，父母就打趣我：“这是哪里逃荒来的？”

一个春天的早上，我被亮晶晶的阳光唤醒。坐起身，见父母在窗前忙碌，我便迅速穿好衣裤来到园中。父亲已挖好了一个土坑，旁边的地上躺着一棵小树。

我好奇地问：“爸爸，这是什么树？”

“海棠。”

“为什么种树呀？”

“为你。”

我想起前一年的夏天，总是惹祸的我。我带着几个小伙伴偷前院三奶奶家的樱桃吃，后来把树旁我们站的半截土墙给踩倒了；为了吃到王大爷家的杏子，趁他们午睡，我们几个接连爬到树上，后来把树枝给压断了……想到这些，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母亲温和地说：“这回咱家有树了，不许去别人家偷吃了，自己家的果子才是最好的。”

我使劲地点点头。

父亲要我种树。我把小树拿起，轻轻放进土坑里。它比我高多了，和我手腕一般粗细。我扶直，父亲填土，填完土，我踩实，再浇水。

说来也怪，从那以后，阳光下，风雨中，忽然有一棵树就系在了心头。我往外疯跑的次数少了，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海棠树抽出的第一片新叶，被我画在了本子上：鹅黄浅绿的渐变色调裹着圆润又有棱角的一小块几何体，像翡翠，又像丝绸那样娇嫩。叶子表面被我画得细彩铅笔描过，脉络分明，似乎叶绿素在里面流动，显示着盎然的生命力量。画完，我又小心翼翼地剪下来贴在语文书皮的左上角，一看到它，我的学习就有了动力。紧接着海棠树抽出第二片叶、第三片叶……满树的叶子如我一样新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发现海棠树已有几个花骨朵在微雨中张开小嘴了。我刚背会的“着雨胭脂点点消，半开时节最妖娆”正好派上了用场。

以后的日子里，我喜欢在海棠树下看书或背诗，累了就抬头望一望叶儿、花儿、果儿，偶尔也瞧一瞧树旁那群小鸡，毛茸茸地滚来滚去。

再后来，我长，树也长，等到树冠亭亭如盖时，我已离家求学。但每年暑假，我都能吃上最甜美的海棠果。

时间如白驹过隙。我30岁那年，儿子4岁，他爸爸下岗了。日子突然像脱轨的火车，我有些茫然，有些看不清前路的方向了。

也是春天里，我带儿子回父母家，强颜欢笑的我难掩内心的忧郁。母亲做了我爱吃的饭菜，饭后，父亲让我和他去种树。后园墙外，父亲把几十棵小松树装上独轮车，推走。我在后面跟着。来到西山我家地的地头，地头有一片山洼，父亲要在那里种树。

山洼地，遍布草根树叶，地面很硬，土又很黏。父亲一镐头一镐头地刨着坑，刨了十几个坑后，看着父亲大口喘气，我就抢过镐头继续刨。没几下就感觉手掌要磨出水泡，鼻尖也有细汗了。父亲再接过镐头，再继续刨。一个多小时后，我和父亲终于刨完了坑，种完了树。

山里很静。静得能听见溪水淙淙地流过，听得见树林里鸟儿的鸣啭，听得见远处声声的牛哞。我看看眼前一行行的小松树，一种欣喜，多年前种海棠树的久违的欣喜重回回到眉宇间。这些小松树将迎风沐雨比赛似的长。你看吧，叶长了，枝粗了，根壮了，有一天它们会坚不可摧，会成为栋梁。我的眼里倏忽间有些湿润。

“孩子，生活不易，你得学会成为你自己的树。”父亲没有看我，依然看着小松树，语重心长却又云淡风轻。

我看着父亲，使劲地点点头。

……

前几天，父亲又在电话里问我今年种什么树，我说：“种桃树吧，我喜欢‘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春天了，你也种一棵树吧，就如我们的日子，盼着它长大，开花，结果。有些东西，比如坚持，就会深深地扎进土里；也有些东西，比如理想，会努力往天上蹿。

天生我才

儿时游戏萦心怀

□ 初永春

有一个画面，常常在我眼前浮现，也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那是夏日的午后，天上的云彩绚丽多姿，山谷里的风温暖轻柔。云挽着风，风牵着云，伸出绵软的十指，深情地抚摸着炊烟袅袅的小村落。在云淡风轻的抚慰里，我们兄弟姐妹在父亲母亲跟前绕来绕去，一起欢欢喜喜、蹦蹦跳跳地做游戏……

小时候，有趣的游戏，有趣的画面很多很多。夏日里，在河边用小石头打水漂，在没及膝盖的浅浅的河里打水仗；秋天里，在小树林里玩捉迷藏；冬天的时候，在山坡上堆雪人、滑冰车、打雪仗。凡此种种，都极其热闹、有趣。而以女孩子为主的游戏，有跳皮筋、踢毽子、丢手绢、“老鹰捉小鸡”和款嘎啦哈等等。

我和二弟也喜欢跳皮筋的游戏。虽然我们是男孩子，但因为对皮筋的超级热爱，我俩常常心甘情愿地扯皮筋。三姐和她的女伴一个组合，四妹和邻家小妹一个组合，老妹和邻家女孩一个组合。三姐组合边跳边唱，她们的声音很清脆——“小花猫上学校，老师讲课它睡觉，左耳朵听，右耳朵听，你说可笑不可笑。”“橡皮筋，脚上绕，绕在脚上跳呀跳。像大雁，像小鸟，先跳低来后跳高。”两组动作跳得娴熟，完美。

四妹组合也是边跳边唱，声音略微纤细一些，因为邻家小妹的一个小失误，第一轮失去了跳第二组动作的机会。四妹和邻家小妹脸上满是遗憾。

轮到老妹组合跳，她们又换了几歌，声音显得有些稚嫩——“小河流水哗啦啦，我和姐姐去采花。姐姐采了一大把，我只采了一朵花。姐姐得了大红花，我只得了金娃娃。花，花，马莲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就开花。”“小汽车，滴滴滴，马莲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两组动作跳得小心翼翼，虽有瑕疵，却没有出错。

往往就是在她们比得难分高下的时候，我和二弟开始“耍心眼”：“累了，累了，不跳了，不跳了！”二弟抗议，我附和着。三姐说：“给你俩每人一个‘田字格’，每人一个‘大算草’，好吧？”二弟说：“不干！”我说：“我想和三姐换文具盒，三姐的文具盒图案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游戏都是简单、简朴和简陋的。除了男孩子玩的冰车算是个稍大一点的“物件”，女孩子玩的皮筋、毽子、小手绢、嘎嘎哈是稍小一点的“物件”，其他的游戏基本就不需要借助什么物件或者玩具了。

有一个游戏是男孩子、女孩子皆大欢喜的项目，且不需要玩具和物件——那就是在刚刚糊上墙的报纸上找标题。报纸一上墙，每个人都是要站在报纸前阅读一番的。阅读各种名头的报纸犹如畅游知识的海洋，那里面的学问是学也学不完

的。读过两三天之后，我们便开始琢磨起报纸来。“捉迷藏”是找人，在报纸上找标题是不是和“捉迷藏”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怎么玩呢？开始的时候按照年龄轮流坐庄当“老师”，“老师”自然是负责出题的人。可按照年龄也不行，那不公平呢，后来干脆就“石头剪刀布”。

时间上怎么定？出题的时间，要在一分钟之内给出来，每人每次可以出三道题。答题的时间呢？五分钟之内必须找到！二姐给出了游戏规则。要是五分钟之后没有答出来，出题者继续出题，也就是继续当“老师”。标题被找到三分之二，出题“老师”下课，换下一任“老师”上场。

而找标题也衬托出你对哪一种知识的偏好和喜爱，你想出一道什么样的题目，报纸都是不求回报地慷慨馈赠，各种题目千奇百怪，任由你在那缤纷多彩的世界里挑选就是。当我以“老师”的身份给兄弟姐妹出题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浑身透着光芒。而这报纸仿佛就是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大自然，花草葳蕤，万物繁茂。轮到出我题了，恰巧在搜寻中发现了自己喜欢的内容，看着看着竟然忘记了出题目。我甚是辛苦地仰着脸，想把棚顶的那篇文章读完。二姐急促地催我，“快点出题目啊！”我回：“我还没想好呢！”

我假模假样、聚精会神地盯住那么三两报纸，目的只是为了实

小小角色

施声东击西的战术。唉，有了！

转过身，在过足了当老师的瘾后，我开始转入正题：“我国第一台银河计算机研制成功”“中央电视台首届春节联欢晚会取得圆满成功”“大地”这三个标题在哪儿？”前两个标题很快被找到，第三个标题却迟迟不肯露面。后来我虽然由出题者变成了答题者，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找到，那一个标题，心里还有些小得意。

二弟有样学样，轮到他出题，他也要要求做老师上课一样，有个像样的仪式，结果被二姐否决。“你就别整了，再不出题，换人啊！”

父亲母亲也特别喜欢这个游戏。是不是他们认为出题和寻找标题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呢？反正，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俩都是举双手赞成的。不仅如此，父亲有时候还会不自觉地参与进来，且不单单是参与进来，少言寡语的他，有时甚至会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而坐在一旁不识字的母亲，脸上始终绽放着盈盈的笑容，一边娴熟地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还忍不住忙里偷闲偶尔观战。

红尘滚滚，滚滚红尘。往事像被植入大脑深层的芯片。那些渐行渐远的儿时游戏，永远被存储，被珍藏，且在记忆里永不消逝！



驿路行记

□ 钟斯

想来，我已不是第一次欣赏冰凌花了。

那小小的黄花，曾在我的相册里、朋友圈频繁相见。我以为再次和她四目相顾，我就能像欣赏司空见惯的其他花儿、树儿一样，心平气和，波澜不惊……

唉，竟是我太低估“关东第一花”的魅力了！

四平伊通满族自治县河源镇吉祥村的林间草丛，漫山遍野的冰凌花此时正齐齐洋溢金灿灿的笑脸。也难怪，吉祥村本就是吉林省名副其实的“冰凌花之乡”。别处的冰凌花，赏花人费心思量，苦苦寻觅，方得一朵、两朵。而在吉祥村，她们一丛丛、一簇簇地竞相盛开，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要多炽烈有多炽

烈，真是一步一拍照，两步一回头，处处是风景，满眼皆有“小金花”。说她金灿灿，毫不夸张，取景框里，放大，再放大，小小冰凌花很快就变成了大身姿，顾盼生辉，风流秀丽，花瓣上像是被谁泼了一层油汪汪的金墨，通体透着金箔般耀眼的光，直叫人移不开眼睛。要不是屏幕背景里还有干枯的秋叶，仿佛此刻不是东北乡间的早春二月，倒像百花齐放的盛夏似的。蜜蜂呢，也不时地萦绕其间，像我们一样恋恋不舍。

冰凌花外表虽虽艳丽动人，内里却是个倔强、有傲骨的花中侠士。世间草木大多遵循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法则，而她却反其道而行之。繁盛的夏季，别的花儿百花争艳，冰凌花不为所动，沉沉夏眠；秋

雨袭来，草木日渐萧瑟，她方渐渐苏醒，随即即为万物归寂的冬日积蓄能量。当寒冷的北方吹过第一缕春风时，冰凌花于冰雪中气昂昂、意气飒飒顶冰怒放，带来白山松水间最美的春意！

冰凌花勇敢、坚毅，不惧困难，心向光明，这又和吉祥村的苍鹭、白鹭何其相似。冬季严寒之时，吉祥村的苍鹭、白鹭一路南迁至澳大利亚，待到春日烂漫之时，她们又成群结队地飞回青顶山密林深处、吉祥屯南面的苍鹭园。试想天地之间，云飞鹭舞，何其壮观，何其勃勃。虽未见其影，未闻其声，但白鹭园里的窠巢分明牵动着这些鸟儿们的心——苍鹭、白鹭一定正在某处星夜兼程，只为早日回归吉祥村。

为了不惊扰鸟儿的休憩繁衍，善良的村民还为游客修建了一高耸的吉祥塔。站在5层塔顶刚好可以远眺苍鹭之乡的全部风貌，一袭湛蓝的天幕下，是林立其间的蒙古栎、松柏、榆树、白桦和远处的耕地，微风轻拂，它们扑簌簌地随风摇曳，像是在等待着鸟儿、等待着春阳，等待着

又一个美好的春天。

赏完冰凌花，登毕吉祥塔，我们顺着乡间小路逶迤前行。一路上，看陌生的村落鸡犬相闻，苞米楼里苞米满仓，我们放松心情，生怕惊扰到吉祥村里的静谧。吉祥村人是勤劳的，吉祥村人更是善良的。“好人产品”下，淳朴村民们亲手种植的纯绿色葡萄聚福富硒大米，销售金额的10%还会捐献给爱鸟协会，取乎天地，用于自然。

村中大树儿多，时有鸟鸣婉转。我在一棵虬枝蜿蜒树冠亭亭的蒙古栎下停留，掏出手机，记录了一只欢乐小胖鸟在树上的恣意吟唱。

冰凌花开，鹭舞吉祥。不知名们的可爱小鸟啊，我想你们一定看过美丽的冰凌花，喝过辉发河、饮马河、伊通河里的水，领略过富饶繁茂的植物景观，和苍鹭、白鹭等鸟儿共同翱翔在蓝天之下，更感受过吉祥村景美、人美的风土人情……春和景明，万物生輝，一段驿路行记，自此不只在相册，更将永驻我心间。

行者笔

我的女孩

□ 孟晓光

“聪姐”是我对女儿的爱称。聪姐性格过于憨厚，大名遂取“澜雨”二字，希求她多点“伶俐”。

随着女儿的长大，作为父亲的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手指触摸着键盘，脑海里不断闪过女儿出生以来我们俩相处的画面：从她两岁前我还贪玩不愿理睬到喜欢跟她腻在一起，从她进入校园到我们一起旅行看世界，从她沉迷于游乐场钻上跳下到我们一起滑雪、跑马拉松，从她喜欢时时刻刻黏着我到渐渐跟妈妈有了越来越多的悄悄话……我知道，我的女孩已经开始长大了。

女儿承袭了我的体育基因，也非常热爱运动，各种体育项目学起来特别快，只是每个项目都很难坚持长久。不到四岁，我就把她拉到雪场找个教练教她滑雪，很快她便掌握了犁式直滑降。那时候穿梭在

初级雪道上，头盔占整个身子一半的小女孩总会成为滑雪场的焦点，引来众人的啧啧赞叹，我和“聪妈”也颇为骄傲了一阵子。只是，滑着滑着，聪姐习惯了速降带来的快感，却排斥学习略显枯燥的转弯技术，这导致她很难驾驭中级雪道以上的难度，因此她的滑雪技术提高缓慢，她越来越不喜欢滑雪了。

就在我和聪妈一筹莫展之际，转机来了。秉承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每年冬天，我们都会给女儿报名参加滑雪冬令营。这一年又约了几个小伙伴，但只有一个与她水平相当，其他人都是新手。几天学习下来，我发现聪姐的转弯技术有了明显提高，问她是怎么改变的，她的回答再次刷新了我的认知——“我不能让她们追上我！”原来，聪姐内心是有着她自己的小虚荣、小傲娇和小倔强的。针对她这一特点，我们

做了一系列的设计。于是，逐渐地，妈妈从开始陪她滑行时假装“跟不上”；我也从开始时客串她的滑雪教练，很快沦落到雪道上勉强能望见其“尾灯”。女儿也越来越有自信，并先后刷完了北大湖滑雪场和万峰滑雪场的全部雪道，从此真正掌握并爱上了滑雪这项运动。

女儿特别有爱心，从小就非常喜欢小动物。家里养过小仓鼠、小乌龟、小兔子，甚至还养过一只小金毛。只要有时间，她都会给小动物们投喂丰富的餐食、耐心地清理粪便、梳理毛发，还经常把它们从笼子里放出来，领着到处去“遛弯”，为此还跑丢过一只小兔子，让她难过了好久。当然，小区里的野猫也成了她爱心泛滥的对象……聪姐三个月内被仓鼠咬过两次，被小兔子咬过一次，被野猫挠伤过一次。为此她不得不频繁地注射狂犬疫苗，以至我一度担心聪姐会不会对狂犬疫苗产生抗体。

聪姐天性纯良，从小到大没跟身边的小伙伴发生过任何口角，也从没说过任何一个小伙伴的不好，甚至于幼儿园有个小男孩欺

负她，也没跟家里说过；邻居家的小妹妹请她去帮忙收拾书包，她却因为人家房间太乱，硬是帮着整个清理了一遍；但凡有家庭聚会，小孩子都会不自觉地围着她转，她一定会非常耐心地把她们照顾得很好……

聪姐在成长的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不同状态，让我深切地体验着陪伴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正值青春期的她，时而神经大条、无所畏惧，时而敏感易怒、谨小慎微；时而欢声笑语、挥斥方遒，时而沉默寡言、若有所思……一切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常常让人难以琢磨。然而细细想来，聪姐在不同事情上显露出来的状态开始逐渐趋于相对稳定，这是否说明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隐隐地尝试构建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呢？我和聪妈也只会适度引导，决不过多干扰，让她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

私人聊天

